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二十八目錄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亡國后妃流落

尹昌隆

仇鬼責人

景泰間逆黨

趙文華祭六大臣

得子失子

戮子

守土吏狎妓

耶律楚材

現報

冤報

仇鬼下隸

燬經謫爲冥官

義馬

徵夢

甲戌狀元

儀銘袁中皋

妖夢

董曠菴尙書

夢宗汝霖

鬼怪

太山主者

穆象元判冥

術士使鬼

三孝廉作鬼

拱尸鬼

馬仲良凶宅

獻縣盜鬼

大風吹人

食人

小棺

鄧子龍香木

草木之妖

周公瑕

沈司馬莊怪

奇疾

京師狐媚

人癩

野獲編卷二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古來勝國婦女多能覆邦前人紀之甚備卽如石虎侯景梟雄蓋代一以劉曜幼女一以溧陽公主遂能惑之致亂金之衰也亦由天水哀王趙佶之女鄭王允蹈之母骨肉相殘以致于亡則盜賊夷狄尙以禍水受殃況中國帝王乎本朝太祖獲故元后妃公主俱令護視送還眞千古大聖人舉動唯陳友諒故妾一說稍爲日月

之食然大誥中明白說出則又佛菩薩心事令人感歎無已○偶于友人處見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后圖太宗頭戴幘頭面黔色而體肥器具甚偉周后肢體纖弱歟宮人抱持之周作蹙額不能勝之狀蓋后爲周宗幼女卽野史所云每從諸夫人入禁中輒留數日不出其出時必詈辱後主後主宛轉避之卽其事也此圖後題跋頗多但記有元人馮海粟學士題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蓋指靖康之辱以寓無往不復之旨

亡國后妃流落

李煜以宋開寶八年乙亥失國小周后已降封鄭國夫人久在命婦之列矣至太宗而始被幸焉於此彌見太祖厚德云又唐中主女號李芳儀者備太宗後宮北征契丹侍駕以行岐溝之敗陷入虜廷復爲遼景宗所嬖沒於北方此其薄命飄泊幾與隋煬帝蕭后無異蕭后始在廣陵陷于宇文化及旋沒于竇建德又送入突厥爲閼氏再返唐宮每侍巡幸我太祖待降王以禮卽涼國公藍玉大功當封亦以私侍元妃主得罪其示戒萬世者至矣○陸游漫抄云李景女歸朝後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强都監其後爲遼聖宗所獲嬖之拜爲芳儀其

說稍異

蕭后關氏事見杜牧詩中

○按亡國妃主之辱無過晉惠之

羊后沒爲劉曜僞后與生二子惠帝賈后女臨海公主
爲人畧賣于吳興錢強因以送女女遇主甚酷東海王
司馬越妻裴妃畧賣於吳氏此皆宣王父子凶德之遺
殃也高齊亡後其后妃酷貧至賣發燭以自給發燭卽
今之取燈也利亦微矣此亦武成諸帝殘忍之報乎又
若帝后之降爲妃妾者在北朝尤多如魏孝武后高歡
女也孝武人關后再嫁爲彭城王元韶妃東魏孝靜帝
后高歡第二女也齊受禪后再嫁尙書僕射楊愔孝莊
后爾朱氏榮之女也齊神武納爲別室天保初尊爲太

死後文宣帝欲行無禮遇禍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齊神武納之生任城王後又適范陽盧景璋齊後主后斛律光之女也齊亡嫁開府元仁後主左皇后馮小憐初入周武帝以賜宇文達後隋文帝又以賜李詢終自殺周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以後父奔陳降庶人嫁同州刺史李丹此雖夷俗然而革命時也至故元泰定帝后宏吉刺氏下爲丞相燕帖木兒之妾卽其本朝天下母也于是天地易位矣。北涼主沮渠牧犍之后元魏武成公主也改嫁南郡公李蓋其後牧犍死又以公主合葬焉尤爲怪事此段俱前代事因太祖聖德漫

及之

尹昌隆

尹昌隆者江西之太和人舉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一甲第二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初帝視朝頗宴昌隆抗疏力諫詔云此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皆得而知及燕師日迫又勸建文罷兵息戰許燕王入朝設有蹉跌須舉位讓之不失作藩王不報文皇入京捕方孝孺黃齊等並昌隆爲奸黨戮之昌隆稱冤引前禪位疏爲證檢奏果得之上爲流涕大嘉歎曰朕長子在北京可往輔之永樂二年立太子卽陞左春坊

左中允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其尙書呂震方有
盛寵白事不當震意叱出之或曰爾舊官僚竟取太子
令旨行之可也卽從其計震大怒上言昌隆曾事庶人
名在黨籍今身爲東朝官陰欲樹結不之父而之子
上逮之下獄旣而赦之呂震又譖之下錦衣獄籍其家
上方巡狩與重犯以從謂之隨駕重囚隆與焉後谷王謀
反王曾保昌隆爲長史震遂誣隆共謀叛劓死夷其族
震尋病疽見昌隆坐守號呼尹相尹相以至于死昌隆
初倡禪讓之議其忠邪不可知然亦可謂冒死不顧矣
至文皇廷詰得免且令輔佐儲宮則知遇亦頗不淺終

以觸忤堂官再罹讒口至于寸磔夷宗則不如同方黃
輩先死于革除時猶得保令名不至列逆籍也呂震以
太子所允之事敢離間于文皇之前其罪何可勝誅乃
仁宗登極何以尙優遇之使死牖下且恩禮始終也呂
隆爲厲自是古來冤報載在史冊凜凜可畏惟近年癸
卯妖書一案浙人沈裕爲御史竟坐鰥生光以免縉紳
之禍功德甚大次年沈病亦見生光作祟而卒則不可
解矣

仇鬼責人

永樂間禮部尙書呂震讒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

見尹爲祟叩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間太平侯張軌以私
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
郎傅瀚欲擠程敏政誣以科場作弊敏政抱忿疽背死
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咸寧侯仇
鸞恨曾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後二年見二人以斧砍其
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
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
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人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
結得請于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寧夏兵變識字周
國柱謀戕黨石二公又推哮氏爲主而已潛佐之及城

圍急又勸哮氏降而獻計督府倖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弑父兄尋見爲崇乃爲僧而逃者何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景泰間逆黨

原任給事中徐正先於景泰時請密見言事帝許之乃奏遷上皇及故太子今封沂王於沂州帝不懌謫爲雲南經歷戀妓不行又謫鐵嶺衛軍上皇復位命凌遲於市三日此人所知也西樵野記又紀蘇州衛人黃鑑其父舞文爲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上悅其年

貌美官以近侍蘇州人咸謂天理何在景泰間尤被寵
渥及英宗北還從南宮復辟以舊恩進大理寺少卿召
對無虛日一日上偶見舊章疏露一角者取觀之乃鑑
所進本請禁銅上者亟召見擲示之鑑伏罪伏誅遂滅
族弇州駁之謂無其事且無其人及查是年登科錄則
果有黃鑑者登三甲進士果爲蘇州衛軍籍長洲學軍
生登第時其父尙在與徐正同科進士徐亦蘇之吳江
人乃知是科一榜得二逆臣又同郡人亦異矣

趙文華祭六大臣

世宗末年趙甬江少保

文華

以分宜相昵厚從侍郎驟

拜三孤既而失相君歡奪職歸里因先贅項氏家於禾城抵家卽病彌留之際特設席張樂追薦六大臣蓋皆生平所構陷者一爲張尙書經一爲李太宰默一爲李中丞天寵一爲丁司馬汝夔其二人失記未幾不起仿佛有所見云其督師過里中尋以倭功成晉少保適改歲自書桃符云仗鉞專征萬里平南之府鳴珂入相一心拱北之家分宜開之大悲云是兒將謀踞我位矣尋有仙酒進御一事怒遂不可解因決意逐去或云是鄢

劍泉

懋卿

爭寵讒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
旋予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
爲積善餘慶肝江羅大參近溪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
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謁羅愛其辨才留
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
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嵩提學爲戶部
郎時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半年而
其僕遇兒於城墻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
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
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氏

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于鄰邑爲民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弱冠當拜璽丞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旣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寧寺焚佛牙骨數千觔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正統間有劉爰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妬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尙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爰官至禮部尙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間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南欽天

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歿時年將望八矣妾有孕預名之曰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此兩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誑之曰尙當還魂遂不收殮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瞻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不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

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歿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

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菴

俊民

力持之

則專指殺子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

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卽高相公

拱

方起首揆兼

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相公亦不介懷卽擢爲本省

參政馴至通顯楊素和易有湖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

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歿於位而無嗣意其時卽以箕

裘繫念耶○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談諠亦學詩爲

予友沈千秋客沈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

從遊儼薄習爲補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扑責胠篋不

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卽叩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生方憂撓復日覩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毋夙世冤對耶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

光宅

令吳縣以文采風

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妓于曲室酒酣出以薦枕遂以爲恒王因是居間請托橐爲之充牣癸未甲申間臨邑邢子愿同以御史按江南蘇州有富民潘壁成之獄所娶金陵角

妓劉八者亦在讞中劉素有艷稱對簿日呼之上諦視之果光麗照人因屏左右密與訂待報滿離任與晤于某所遂輕其罪發回教坊未幾邢去令人從南中潛竄入舟中至家許从方別二公俱東省人才名噪海內居官俱有惠愛而不矜曲謹如此是時江陵甫歿當事者一切以寬大爲政故吏議不見及云○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生子珪璧二人珪有心計惡弟中分其產因酖之弟無後珪自謂得計旋生子名成少年卽入貲爲南國子生很戾淫恣父愛之一任其孟浪初人監新祭酒未任而張相公洪陽位以司業

署印見其名詫曰奈何與故大司成同名蓋前致政祭酒爲潘宗伯水簾鼠也沈吟許久曰爲爾增一字因名曰潘壁成歸家而父驚愕不已蓋已心知所謂矣壁成在南中游狎邪所攜金不足則貸之魏公府凡數千金比還索逋者踵至成遠匿不復見父爲之憤而不及數徐氏紀綱與相毆稍傷其父憤病歿成始告官謂徐僕實毆死乃父至于暴骨檢驗當事謂禍起于成并成囚之榜掠甚楚成之弟亦蓄異謀潛屑金于酒肴賂獄卒餉之積歲成腰骨日重尋斃獄中甫死而妖厲百出先至獄卒家呼其名拳之立殞旋至弟所日夜索酒食衣

楮之屬弟病已困其弟婦之父登已丑進士爲水部郎
以緋袍入叱之鬼答詈甚橫且發其陰事水部慙恚歸
發病死其弟宛轉牀榻間數年而歿兩家子嗣相繼天
亡潘氏遂滅前後不過三十餘年耳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于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
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
別業于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塚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
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余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
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元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

墓也雖稍爲葺治聞壙中他物散去多矣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髫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強仕卽世竟無後

現報

今嘗人有現世報之說意爲俚說耳不知竟有其事只如嘉靖末年宣大總督楊順以媚分宜之故誣沈鍊左道通虜殺之于市及隆慶初年順坐前事入獄病死刑部侍郎洪朝選以順曾發華亭公子倩人入闈爲華亭

公所恨不許埋尸致蟲流于尸而朝選居鄉又爲撫臣勞堪所劾縊死獄中數日始許領埋亦有小白之泚其好還如此又今上初元有王大臣入禁中事大璫馮保寘刃其袖中謂高新鄭遣刺聖躬及保敗爲兵部郎中前御史陳希美所論指其諸惡首舉王大臣實保所使引入爲第一當誅之罪疏上未下上一日取刑部原招閱之忽傳旨謂此大事何以如此輕結命查原訊官來與馮保對質輔臣張四維等回奏云此事已十年當日問官衛則朱希孝其人已死厥卽馮保也況罪犯已決何從相質希美所奏保主使引入亦無確證若復行窮

究恐駭聽聞上意始解此事非閹臣力救保夷宗矣出乎爾反乎爾豈不信哉

冤報

蘇州衛軍人丁姓者曾以小譴收獄中旣得免忽驟富充漕卒之長運糧入京竣事歸與其儕歡飲于舟中忽作異方語瞪目改容切齒恨罵將自戕衆皆怪問則曰我實盜也與丁同處園扉相暱私語之云我案定無活理但富有金寶分匿某地某地君可盡取之爲我殮遺幣少贖我妻子足矣丁諾之比得釋如其教盡發伏藏歸囊中反賂獄卒速斃之此冤不可解我遍覓南北今

日始得萬無相放理遂再批其頰獰惡不可制衆懼哀
請曰君言良是我曹不敢代爲解第數人同入都比歸
而殞一人死狀不明何以自白且事屬旣往向已濡遲
何不少濡之俟其抵家與索命未晚也忽首肯曰此說
事理明白我且去矣丁遂昏臥若沉醉者比醒詢之毫
不知前語衆皆嚅嚅竊相告語亟促宵行到吳不數日
市人喧傳丁軍中惡于闐閭中矣同行者齊往視之則
復理前說而加詳焉因自抉其目校其舌狂走經日始
斃于街衢有再問其受害年月則數年而往矣又問何
以久不報乃歎息曰我死後魂被收禁不能出今值新

天子登極赦書至日神人始釋我許復仇耳時隆慶初元也吳中張伯起目覩爲子言甚詳

仇鬼下隸

吳門顧上舍號一菴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貲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從何來則拊掌喜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

神謾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已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海人少年頗有色爲海寇所掠其酋嬖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寶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糈饋主贖身去且入貲爲京職其子名翼志遂思結姻士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娶楊宗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久

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問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
无咎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肯揮千金可
脫死也慈欣然畀之戴匿其金給曰已爲若道地旦夕
出囹圄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殞杖下戴後
游金陵則慈于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
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
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
報亦皆自取

燬經謫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寧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

察鷹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二僧毀律事夢有
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旣醒卽如夢
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衆僧跨其灰設誓
事甫畢卽病見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毀道當墮泥犁
以愛民故姑謫爲三世牛畜官語方旣卽有告身至苦
請願持齋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甦還官
舍則已暝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族滅非妄
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用計
典外貶相逢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
山千里各歸人筆墨尙新

義馬

成化元年丙戌五月荆襄賊石和尚等流劫入夔府時知府王某受檄討捕怯不敢往通判王楨吉水人也獨忿然責數王守代勒兵出戰勝歸促守同出再戰守紿之先行至大昌縣入重圍中人馬俱疲誤入淖田救兵不至被賊斷喉及臂而死馬得逸去時五月九日有所識木商得其屍以淺土覆之至二十五日其子廣始來收骸面尙如生以貧不能葬欲鬻馬以充費其馬自逸後從大昌奔歸府凡三百餘里夜嘶府門蹄齧其扇若告急狀流血淋漓毛鬣盡赤人始知楨戰殞矣王守愛

楨馬竟徒手得之不與其子一文楨柩旣行夜半馬哀鳴特異圉人飼之不食王守自往閱馬忽前嚙其項不肯釋久乃得脫又以首擣其胸傷重次日死羅文恭

洪

先與楨同邑因爲之記古紀義馬多矣或臨難相濟或沒後效死則有之然未有義烈明白如此者此與岳珂所紀王成義驗事相類但驗所殺者雖賊帥之弟未必卽殺成之人若王守之誘王楨于死爲計甚狡卽部曲未必深喻其機而此馬能曲解人情報仇雪恨如此真可與袁榮家獐狗同傳

徵夢

甲戌狀元

嘉靖五年丙戌進士陸垹號蕢齋官至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吾郡之嘉善人清正名臣也先爲湖廣岳州太守以循良第一徵入爲太僕少卿時爲戊申己酉間陸喪夫人不復娶但攜其子號杏源者名中錫赴官並塾師一人陸夜必與乃嗣同榻寢杏源少穎敏絕人有神童之目至是且年十六七矣其寓卽在太僕寺街與同寅一少卿比鄰鄰有笄女絕艷杏源窺見心蕩屢欲挑之未果一日遇朔旦同塾師詣都城隍廟祈禱以鄰女爲請且許事成酬謝塾師從旁亦代爲祝籲歸之夜正

酣寢忽大慟叫號其父驚怪叩其故則曰一念之差遂不可救矣備述朝來禱神之事云頃夢爲都城隍攝去大怒見詰汝何人敢以淫媒事上瀆亟呼主籍者檢其祿則註定甲戌科狀元官至吏部左侍郎年七十九歲乃沉吟曰是不可殺當奏之上帝再檢塾師則終身無官祿卽令抽腸戮之須臾天符下陸某宜革去鼎元少宰其壽如故但使貧絕痴絕以至于死今將奈何其父尙疑信間急視塾師則稱腹痛未午而殞絕矣中丞公始駭恨然已無可奈何再問其子尙有何言則云適悲悼中忘之都城隍閱天符之末云當再降一人以補甲

戊狀元之缺是時孫柏潭狀元尙未生也孫之父夢一人投刺稱唐皋來拜唐爲正德甲戌狀元柏潭卽墮地因名之曰繼皋恰符所夢云孫後果至吏部左侍郎以歸杏源自夢譴後卽得心疾亦入庠爲諸生而性理狂錯往往不竟闡中試而出時藝奇麗與馮祭酒開之袁職方了凡同社相善兩公每每爲予言少年輩高才慎勿爲桑濮之行卽舉念且不可况身嘗之乎子其戒之中丞故廉至杏源益困衣食時或不給無子僅一女嫁彭比部沖起之第三子又坐法遣戍改適一市僧流落可歎杏源今已老死中丞之嗣竟斬

儀銘袁中舉

儀銘者山東高密人禮部右侍郎諡文簡儀智之子以父蔭授禮科給事中遷翰林修撰晉侍講郕國初建改爲左長史未幾景泰登極卽擢禮部左侍郎尋陞南京禮部尙書召還以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又兼掌詹事府景泰五年病卒贈太師諡忠襄以任子夕拜且入史局旣爲非望及曳裾王門官已不振反以潛邸攀附致位上卿一品前後富貴者三十年而後歿榮褒悉備世無貶詞可謂幸矣至景泰六年又蔭銘子泰爲禮科給事中尤爲異典嗣後則有興府右長史袁中舉者湖廣

石首人舉宏治庚戌進士次年卽授王官以去至正德十六年辛巳世宗入紹則已滯藩邸三十年矣峻遷吏部左侍郎尋以禮部尙書入文淵閣甫閱四月而歿於位雖贈諡有加竟不及見嘉靖改元名爲入相僅同朝薨視儀銘享受真天淵矣方袁爲長史時一日晝寢夢一美姬扶牀跪曰妾爲李白洲侍兒今願充公下陳白洲乃前右都御史李士實別號也醒而怪之未幾李附寧濠反誅死妻妾俱填宮世宗憐宗皋老賜以宮婢六人內一婢宛如夢中所見問之果白洲妾也因喜而嬖之以致不起夫以殘膏剩黛神已先示則其福祚有限

可知而袁妖夢是踐不以爲戒而以身殉焉亦必非高明士矣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則如曩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起揖之月中人亦舉手揚鞭由是果于稱制降北此古

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以爲生封五等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二坊官賣爲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帝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因而侮之眞妖夢也

董曠菴尙書

今董大司寇裕爲御史督畿學與先人素相善乙酉冬以冒籍中式事調行人司正時董在西臺資俸第一當遷廷尉丞或問卿矣先一日先人夢人投一刺曰差出行人司正董某謝辭醒而以爲怪謂董或建白得罪然

是時無大政事可爭者未幾而望誤及之竟叶所夢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葵東

國議

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

于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

澤白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

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

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報第三考也例不視事

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嬉游最後去

城闔稍遠忽遇暴雨亟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

霖祠也心已憬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

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
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料已盡于
此耶抑尙有小望也是不可曉

鬼怪

太山主者

故太僕卿費唐衢

堯年

鉛山人也一旦病歿入冥至泰

岱謁主者入門廡卽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窺殿上有王
者南面侍衛甚嚴座後列姬侍以千計貌似故祭酒馮
開之然不敢旁問忽被呼引見上階果馮也云別久甚
念君雖已合來此然此事我爲政尙能爲君寬數年亦

故人情誼當爾目揖而遣之遂甦則屬纊已三日矣因作祭章奠馮墓致厚賻備述始末如此馮於內典究心平日以蓮邦自許一旦淪入神鬼趣中爲修證耶爲沈滯耶俱未可定也

穆象元判冥

穆象元名天顏楚之黃岡人登甲辰進士令南海入西臺少時爲諸生被召爲冥吏每以夜分入幽府決事問遇親識逮繫者亦委曲爲道地或得回生或附輕比往往有之其居間請托多屬比邱每一僧至輒降陞加禮所囑事莫不響應其僚十人如人間曹局一切受成於

主者所謂閻羅天子是也得第後入冥漸稀近來兩三月一往皆係舊案大獄未結曾經穆讞訊者始召與平章諸僚新舊代去者或未識面間以相問則舊者告以此舊寅丈穆公重加款接聞比來已絕跡矣穆初爲人言今苦衆咻多默不應云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能使鬼客勛貴之門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妓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絺袍袖中入卽無跡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蓋亦唐

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督軍府張宏軒

國彥

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刀劍及膚俱不能入石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大帥宋桐江

應昌

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刳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元

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鍊鬼用鐵布衫

術以爲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闖入戰場哉

三孝廉作鬼

余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予家談往事如目覩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中人名章日闇曾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以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錢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已勝章能遠遊白

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改稱段相公攜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跡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于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排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烟粉隨逐嬉遊尤狡獪之雄也○陶卽駐世不過成地仙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拱尸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爲座師焦太史所累被罰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檟面白而濶衣團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但開目卽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覩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沉疴亦脫然余問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徧攷梵冊不得

馬仲良凶宅

余友馬仲良

之駿

甫踰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

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羅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議者蜀人吏科徐雅池

紹吉

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芳

德升

一言處之不謂其悞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

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墻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呵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至後相遇詰以間濶之故云方移

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
吾室後廢圃頗有祟晝見頓令人拆牆之將崗者則倒
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
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
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
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儼舍之前有士大夫
妬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
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現形怖人
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
之而已無及矣

獻縣盜鬼

頃戊午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卽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旣知衆鬼卽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之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初江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造謗書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卽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

以贅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生夙業耶

大風吹人

遼史記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瑰部節度使
呼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
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字內極
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會聞新城王霽字

象乾

少司馬之

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

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
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余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

弟王季木

象巽

孝廉詢之云果然嗟乎亦異甚矣

食人

柳跖之膾人肝趙思綰之吞人膽以至朱粲秦宗權之屬捕人爲糧此皆盜賊及亂離無食時偶一見之耳若契丹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血至刺婢妾輩而吮之猶夷狄也若盛世天潢亦有之則真可怪矣周府新安王有熹者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之子也性狠戾嗜生食人肝及腦膽常以薄暮伺有過門者輒誘入殺而食之其府第前日未晡卽斷行跡後以僞作兄祥符王有燭書與趙王高燧同反逮至京鞫得其奸削奪居京師猥偷梟獍乃出帝系亦宗藩異事也近日福建抽稅太監高

案謬聽方士言食小兒腦千餘其陽道可復生如故乃徧買童穉潛殺之久而事彰聞民間無肯鬻者則令人徧往他所盜至送入四方失兒者無算遂至激變掣回此等俱飛天夜叉化身也頃年又有孫太公者自云安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游縉紳間乃調熱劑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爲媚藥凡殺稚兒數十百矣爲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採割生人律或以爲未允士大夫尙有爲之求貸者會逢大赦當事恐其有詞與奸人王曰乾等同斃之獄○古來食人肉非出亂世者唐則臨■尉薛震節度使張

里外系
三
茂昭五代則金吾上將軍萇從簡宋則右副都王繼勳
知欽州林千文又飲人血者三國時吳將軍高澄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寧夏脩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
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
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寧
先生談及云此余宦彼中所目覩者卽命鋪工卽日掩
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圯露出
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
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

需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菴
太史而紀之者王麟州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筆之
雜紀弇州又別記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
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
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有言西北甘涼銀
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
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
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
古稱沃土靈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
穴狐媚者此亦未必然○宋洪邁夷堅志丙集載隆興

府鈴轄喻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塚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葉下爲荷傍花中有真書文曰武神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歿諡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塚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余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鄧子龍香木

武弁鄧子龍東南驍將也初以偏裨在粵東勦海寇忽
有一浮木觸舟棄去復來不暫離子龍試鈎取其氣作
沉檀香閱其材可雕刻因令工治作人形而首居大半
置之臥室以爲肖己狀貌時時撫弄之後人粵西入滇
南爲參戎副將屢躋屢起每以香木自隨至關白事興
鄧已久廢邗崑田爲制府起之錮籍拜大將命督水師
與倭衆戰於對馬島海中初獲全勝深入遇伏發而歿
後求得其尸而失其元卽以所刻香木續脰入歛其至
朝鮮時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枕傍手磨此木不舍甚
怪之已而遇害時鄧年已七十餘距得木時且四十年

里外系 卷二十一 三
矣雖云運數前定何物枯槁能預示妖變乃爾乃知桓
元之頭著敗籠中房琯之得梓木爲棺信乎不妄

草木之妖

今上丙戌丁亥間京師明智草場火發薪芻如山一夕
盡爲煨燼次晨喧傳有異余稚幼隨衆往觀見兒童輩
在餘焰中競拾諸物小者如拳大者如梓盎色正黑有
光叩之聲甚清越絕類英石之佳者第質稍輕耳其狀
或爲筆架或爲硯山或爲立屏俱可供玩又有作人馬
犬豕諸色者無不畢肖余攜得數件歸尋爲人持去至
丁酉年八月河南柘城縣柳樹破裂迸出人物數斗爲

牧豎所見競往收取以呈地方官時巡按御史爲吾邑
姚羅浮思仁因開礦之擾奏爲災異進之御覽姚差竣
到家出以示余其人僅長寸餘每顆皮筋結成色微黃
白有冠冕者有小帽者亦有髻鬚者纖毫無異更有婦
人其裝梳全類江南略不似中州更爲可異古來草木
之妖多矣未有如此奇詭者

周公瑕

周幼海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
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
魅晝見大白面如盤目瞋瞋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

常初甚惶駭後習覩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
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末及
對卽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
主愕然踴跟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余曾
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
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
余善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
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

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莊僕
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
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汎埽以俟明方啟門
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鏞鏘沈驚問若焉知之對曰
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
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善地避之因相率迸散
今寂然無他矣沈心知所謂曰善埽除之吾將身至彼
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
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
歸至辛丑周尙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余曰魅

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
予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
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
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
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
公而在必更有說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遊戲必非真
有其事以余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
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

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遊郊垌卽有裝
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
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洗然若失
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爲吏部寧菴學憲
定菴公愛弟幼長統綺情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闈
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憎之
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翦必及
禍沈怒不聽乍施斧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
因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其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
度其孔膚色光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

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喧囂之聲
徹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
匱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爲余內
親今尙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旣以奇疾苦之似有夙
冤者終以遷去獲全豈真如刀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謫
限已滿耶

京師狐媚

狐之變幻傳紀最夥然獨盛於京師聞以舉廠爲窟穴
值鄉會試期則暫他徙友人云故元人主每遇夏月避
暑上都此猶其故習然漸南漸少齊趙宋之間尙時作

媚惑過江則絕不聞有言其稟性不能渡江是不然余
游浙東西諸山稍入幽邃時時遇之但不能逞妖如北
地耳問之故老云京師無廁居者以婦人月水棄之地
狐竊食之遂能幻化百出成千年狐爲元爲白不可問
矣然聞先朝駙馬都尉趙輝者尙太祖第十六女寶慶
公主生平嗜飲女子月經寒暑不輟凡爲禁衛者六十
九年壽百餘歲直至成化間始卒則狐與人俱得此藥
力似不誣矣今世皆重紅鉛亦煉童女經事爲藥進之
不特士人爲然卽嘉靖中邵陶顧盛之徒咸以此致三
公六卿想亦因趙輝多壽倣其遺意耶

人病

人生具兩形者古卽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爲男寵大興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藁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

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今京師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野獲編卷二十九目錄

襪祥

黃河清

先知

甘露瑞雪

獻芝

歲朝牡丹

白鹿

死麟

孿生子之異

元旦日食免賀

鼇山致火災

山裂

正統土木咎徵

郊壇大風

朝參訛傳

宏治異變

正德龍異

赤皆黑皆

雷震陵碑

地震

又

萬壽宮災

己亥山水大災

訛言火廟

玉芝非瑞

雨血

妖言進士

花石之禍

衣內出火

叛賊

再僭龍鳳年號

四僭羅平國號

妖婦人

李白洲

馬祖師

武定府初叛

武定府改流

武定三叛

武定四叛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妖人趙古元

妖人劉天緒

隨僉事

盜賊賦形之異

婦人行刼

發塚

野獲編卷二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禩祥

黃河清

景泰五年正月山西巡按御史何琛奏黃河自龍門至
芮城清同一色此上至德所感廷臣欲行賀禮帝曰此
乃偶然不必賀按此卽二年後英宗復辟休徵而景帝
之不受賀見亦卓矣其後至正德二年八月而黃河又
清此年此月世宗生於興邸可見吉祥善事別有徵應
非一時蠡見所能測也○景泰四年冬十一月至五年

正月山東河南淮徐諸處以至江南蘇常等府浙江杭嘉湖三府大雪平地數尺海水亦冰結四十餘里人畜死者不可勝計災祥一時並見亦異

先知

唐開元初以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末云上元降鑒方建隆基此二字爲元宗御名以爲受命之符宰相姚崇等表賀因宣示史官頒誥中外又唐宣宗御製邊陲曲其詞有云海岳咸通未幾其子懿宗嗣位建元爲咸通人皆異之木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寧藩後至廬山刻石記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龍飛遂用二字紀年

其偶合如此說者謂王文本成木間世異人故能先知如此非偶合也然媚娘之爲異人更出文成之上豈亦預知其孫之爲五十年太平天子而先著讖應以示後世耶若宣宗亦有小太宗之稱宜其暗合也顯陵初建時於興邸享殿中立名曰隆慶此時穆宗未生也後之紀年亦如之此則無心脗合固上天示以休徵矣○宋艮岳神運石之旁有兩檜檜宗愛之以玉牌金字書自製五言詩云拔萃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挐天半分連卷紅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後高宗御名爲構南渡秦檜作相分天下之半而

時論謂檜倡和誤國負南朝之眷字字應前詩蓋事已
前定矣豈道君能先知耶此比唐武后鼎銘更爲奇確
但高宗雖稱中興實遜明皇百倍矣

甘露瑞雪

世宗登極詔罷四方獻祥瑞者時汪鉉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南贛首進甘露以媚上得召爲刑部侍郎會修明
倫大典璵璠等標鉉所獻甘露於卷末以爲此上孝感
之應尋進掌院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寵眷幾與張桂
等而其人橫惡爲天下唾罵則至今如一口也汪之
後獻祥瑞者直至世宗季年而猶未已又嘉靖十年禮

部侍郎顧鼎成奏上設醮時先一日陰雲解散二之日雲物一色復降瑞雪此皇上精誠格天所致因進步虛詞七章又言七日奏請青詞尤爲至要仍列五事奏之其事皆齋壇香水供獻之祥也上大悅報曰覽奏具見忠愛步虛詞畱覽朕已竭誠諸臣宜仰體朕心秉丹誠以承天鑒顧由此得大拜上南巡奉勅居守尋歿於位自顧疏後齋醮日盛凡事元三十餘年及上升遐始止按二公俱以獻媚得寵得冢宰得宰相如取諸寄而事業毫無間焉顧雖和易非汪鰲毒可比然流穢史冊亦不細矣

獻芝

嘉靖中葉以後大小臣工進白鹿白兔白鴈者固多而後乃以芝草爲重下至細民亦競上獻如三十七年陝西鄠縣民王金進芝山一座聚芝一百八十一本名曰仙應萬年芝以祝聖壽其間徑一尺八寸者凡數本上悅賚以金帛是年冬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四本詔猶以徑尺以上者尙少命廣求以進于是命輔臣嚴嵩李本等煉以爲藥且詔次輔徐階曰卿政本之重不以相溷也階惶恐請煉藥如二臣上始悅自是督臣胡宗憲獻芝與白龜同進上以之謝元壇告宗廟賜

宗憲鶴袍而陝西撫臣程軌按臣李秋獻白鹿芝草云
得之部內書堂萬壽宮中蓋詭爲美名以媚上也二臣
各拜幣鈔之賜仍命謝元告廟至四十一年王金者又
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喜諭禮部龜芝五色旣全五數又
備豈非上元之賜仍告太廟百官表賀拜金爲御醫四
十三年太醫院御醫王金又進萬壽香山三座聚芝三
百六十本爲之者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
爲上祝釐建醮者不絕各承賞賚又一年而上鼎成龍
去王金坐進藥損上躬論大辟高新鄭爲政貸出

歲朝牡丹

京師極重非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荳生黃瓜一帶至數鐲皆戚里及中貴爲之倣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謂上初年元旦卽進牡丹而江陵相與馮璫亦各一花以爲異余兒時在京師亦聞而未見比數年來元夕前後姚魏已盛行於時豪貴園圃在在有之始知弇州語信然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時纔過長至三日案頭插半開紫牡丹二三朶方駭詫歎羨間乃曰此尋常物每花祇值百錢耳予攜其一歸以溫水貯瓶中亦畱數夕始萎

白鹿

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爲大臣諂媚之始

白兔白龜白鵲相繼不絕惟浙直總督胡宗憲兩進白
鹿俱蒙褒賞時世廟方崇道教喜聞祥異胡正勦倭立
功名每事輒稱引元威以自固勢自不能不爾至壬戌
會試遂以靈臺命題而鶴鹿悉登於闈牘矣時主試爲

袁元峯

煒

相公董潯陽

汾

尙書俱在直典青詞本無可

責者乃至癸亥年西苑白龜生殿嚴分宜方率詞林在
直諸公上表稱賀他可知矣此後則萬歷甲戌白蓮白
燕見於翰林院江陵大喜進之上方冲齡謙讓不受歸
之閣臣雖以渺躬自處而獻諛一念已爲聖主所窺張
方以伊周自命而舉動乃與先朝諸媚諸公如出一轍

蓋上奉慈聖下結馮璫不覺瀾倒至此宜相業之不終也

死麟

麒麟之生多托牛腹成化二十年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咸以爲怪殺之工部侍郎賈俊出差偶至得其一足歸以示人嘉靖十二年癸巳山東聊城縣民家牝牛產一麟形狀瑰異甫出腹卽嚼一鐵煎盤食之盡民婦駭怒撲殺之萬歷十三年乙酉河南光山縣有一麟亦牛所孕其產時光怪照耀比鄰皆謂火發來救愚民不識詈爲妖孽共擊死前二事皆聞之朝惟乙酉則上欲

取觀閣臣力阻不從御史王學會有疏諫止被謫至甲午年鎮江府復獲異獸大抵與前二物相類亦尋斃於杖箠郡守王應麟慮生事不敢申告上臺第命瘞之今麒麟塚尙存瑞物無故而生見戕庸奴真是可惜

學生子之異

學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脉

技亦大行每入謁卽以饗殮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
二兒問有姪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
一夭折者以此困於資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
不以爲信然則怪而妖矣宇宙真何所不有○唐淮南
程幹妻茅氏連八年俱雙生凡得男子十六人蓋倍於
顧聯璧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元旦日食免賀

永樂十二年甲午正月初一日當日食先期鴻臚寺奏
請當賀與否上問大臣當如何禮部尙書呂震對以日
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輔臣黃淮楊榮俱未及對

楊士奇獨以不當受賀爲言且引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撤樂且恐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果然仁宗悔之之事爲證太宗皇帝允之但賜百官節鈔而已十三年元旦又日食免賀亦如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朔亦當日食天陰晦色不甚辨諸臣遂以當食不食上表稱賀上大喜獨禮部尙書吳山曰明明薄蝕吾誰欺欺天乎首揆嚴嵩密以其語奏聞上已不平山自上疏以救護禮畢爲言上愈怒未幾用言章奪吳職兩朝前後一事而閣臣之忠邪夔別矣嚴次年壬戌卽得罪去士奇自甲午至正統九年始卒蓋相四朝又三十年蒼蒼者

豈堪矯誣哉

鰲山致火災

鰲山燈火禁中年例亦清朝樂事然亦有最出意外者如永樂十三年正月之壬子鰲山火發焚死多人督馬旺亦與焉時上在北京聞之驚惋命太子修省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上於宮庭中依檐設氊幙而貯火藥其中偶不戒延燒乾清宮以至坤寧宮一時俱燼時上往豹房回顧火燄燭天戲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煙火也或云是年寧王宸濠別獻奇巧之燈卽令寧府遣來人入宮懸掛皆附壁著柱以致此變云○萬歷初元燈節

當如例設鼇山首揆張江陵諫止以爲鼇山起於憲宗時今諒陰中未可輒置上嘉納之江陵此舉甚善但以成化創始爲言蓋止據詞臣章懋等諫止憲宗之疏而不知國初已有故事也

山裂

正統十四年己巳陝西某縣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民家數十戶是秋卽有英宗北狩之變成化十六年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雪山中裂分爲二其半走入金沙江中是年大闢汪直用事主兵與尙書王越比周黠武越冒封威寧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陝西澄城縣界頭嶺

吼聲如風者數晝夜山四裂而去東西各五里南北各
十里是年督臣曾銑與首揆夏言議復河套徵調兵糧
關中騷動次年二人俱論斬山至鎮重而崩裂至此其
徵上應紫微下亦主將相其驗如此○宏治十年雲南
師宗州有馬者籠山其高插天去山二十里阿定鄉有
一小山一夕移於馬者籠山之側有三大樹隨山而徙
皆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雷震撼旦起視舊處已爲平地
近年萬歷己亥八月陝西狄道縣毛家坡山崩裂山南
平地湧出大小山凡五座此等皆極異事而無災沴應
之者時聖君有以消弭之也又云雲南鎮南州有石吠

山頂有石類犬每遇凶年則石有聲如犬吠因以名山
此尤奇事又正德末年廣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江心
忽有石浮出反臥岸傍猛惡之密遣數百人夜移他處
至明復然未幾猛敗滅此石不復見

正統土木咎徵

正統十三年戊辰京師盛唱妻上夫墳曲婦女童幼俱
習之其聲悽惋靜夜聽之疑身在墟墓間次年八月車
駕陷於土木將士死沙漠者數十萬人都下禁軍嫠婦
祭望哀號聲徹原野則此曲實應之其年三月進士傳
臚適狀元彭時以假寐不至殿廷相顧疑駭謂龍首忽

失是何祥也未幾而龍馭不返人間遂有喪元之說以及小民所傳兩帝城隍土地諸謠讖種種無一不驗最可怪者則是冬所頒大統歷日爲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晝冬至之夜俱書六十一刻見者皆駭愕以爲振古未有之事至秋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因登天位遙尊上爲太上皇說者寒暑失度天地易位卽陰陽二至不能守其常矣當時造歷者以私意擅改時禮臣爲胡忠安不足言乃舉朝無一語詰責僅見岳季方所紀亦以爲怪然亦北狩以後追述往事耳當其時亦未能昌言相駁也○己巳六月南京宮殿一時俱燼先朝所畱圖籍法

物並盡不兩月而變輿北狩

郊壇大風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麾并樂官俱凍死此祝枝山大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之也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亦有此異時后李氏竊至齋宮嫵婉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厲風震蕩從官辟易至不能成禮而罷帝既怖恐又聞李后擅殺所嬖貴妃黃氏遂得心疾以至於崩憲廟明聖謹於事天非宋主可比萬一且雍容成禮對越上帝卽風霾何損獨此時正商文

毅當國却不聞引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求退何也

朝參訛傳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文官中若聞有甲兵聲衆皆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皆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上命班居下者百餘人悉跪於午門外踰時釋之御史尋覆奏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禮部因奏朝班驚喧定申明朝儀八事亦聊以塞一時之責耳攷之傳記無形有聲所謂鼓妖者殆類是歟○先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以後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四散嚙人其色正黑及蹤跡之又不能得上遣太常寺少卿劉安祭都城隍

神御製祭文誚責之繼又於禁中祭告天地爲文引躬
自咎久之妖始漸息蓋是時汪直設西廠調事官民遍
受其荼毒有四出傷人之象內臣梁方妖僧繼曉方士
李孜省輩左右熒惑王越輩又黷武邀功於外四方騷
動中外驚疑故天心示警乃爾

宏治異變

弇州紀奇事云宏治爲極盛之世而已酉庚戌浙江陝
西山中有二異物而不知辛酉壬戌癸亥之更異也宏
治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韓城縣地震有聲如雷傾倒
官民房屋壓死男婦無數自朔至望震猶不止縣東八

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一二丈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十四年五月二日夜分重慶府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起視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次蚤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阻不能前詢之故老云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臥內有不病者見鬼輒被打死有被打顯跡有因沉病死者有病在家爲鬼壓死者百姓死將半初五日至十二日止十四年秋一日蜀忠州大湔等三里晝晦雨黑子形色如椒平地可掬嘗之畧如稻味

久而生苗如梁後值霜侵枯槁州守汾州人姓宋以爲
蒲郡守華陰人姓屈以爲災申達莆田林中丞取驗奏
聞後州人竟無災惟宋守卒於官十四年閏七月二十
七日四川烏撒府可渡河巡檢司大雷雨三晝夜水漲
山崩地裂山鳴如牛吼湧出清泉數十派壞廬舍橋梁
壓死人畜無算是年八月廣東瓊山縣颶風暴雨海飜
漲平地水高七尺壞房屋軍民男婦死者不可勝計廣
西融縣昏刻星大如箕長丈餘流西北方河水陡紅濁
如黃河日炎如暑夜寒如冬疫瘴大行至一家全無爨
者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馬湖潞江水色變白明

瑩可鑑翌日濁如漿凝兩岸沙石上者如粉十七日復
清本月十二日敘州府東南一河水亦如之如漿濃者
三日十四年十一月江西贛州府連日大雷雨各縣遂
多瘴病有朝病暮死者雲南景東府自宏治十五年正
月以後人畜疫死不可勝計十一月十九雲霧黑暗人
往來面目不辨晝夜不分凡七日又隴川宣撫司十月
大雨雹大者如掌小者如雞卵盡殺田禾十五年南太
常卿楊一清奏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盪掀翻江潮
洶湧江東諸門號如陂湖水浸入城五尺餘中下新河
官民船飄溺人水多溺死孝陵及天地山川壇太廟社

稷拔樹木萬餘是日正上誕當時尤以爲異而鳳陽
祖陵亦以是日遭變萬歲山龍興寺一應壇壝俱毀上
命祭告修省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雲南宜良縣地震有
聲如雷搖動房屋二月初三日宜良縣復黑氣迷空咫
尺不辨人形狂風晝夜不息地中雷有聲又正月雲南
曲靖軍民府火發七次撫臣陳金以聞上命南京刑部
左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往巡視雲貴奏不職大小文
武官共一千七百餘人以弭天變蓋用景泰壬申命南
京禮部侍郎姚夔考察雲南官吏例也而樊瑩所斥滇
南將吏之多更本朝未有之事其後瑩至南刑部尙書

謚清簡以上皆辛酉壬戌癸亥三年間事其變異較之
弁州所紀更繁而怪矣○先是宏治元年閏正月南京
奏連朝雷電交行大雨雪又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
百萬白下而入二年二月十四日河南地方晝晦如夜
咫尺不辨人物黃塵障天赤光如火三年二月陝西慶
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觔小者二三觔擊死人數萬
宏治三年十一月彗見五年四月彗又見又有異鳥三
鳴於禁中六年五月北京東廠內地無故陷二三丈廣
亦如之又本月內在京明時坊舖內白晝見二人進舖
久之不出管舖者疑之但見二衣委地傍有積血竟不

見二人蹤跡又是年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
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女皆無首二女臍下各有一
口助啼相應數日俱死有報到京六年十二月初一南
京金星晝見未位次日大雷電風雨拔孝陵樹無數湖
廣鄖陽府亦是日雷電大雪平地深三尺凍死人畜無
算七年七月初三日蘇常鎮三府風雨驟作拔木飄瓦
潮水泛溢平地水深五尺臨江深一丈民皆溺死八年
三月寧夏地震一日十二次其聲如雷八年四月都御
史劉大夏祭張秋湖神天陰帛不能燃欲焚不焚之處
宛如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八年十二月京師大震電天

鼓鳴江西大震電九年五月四川長寧縣楠樹生蓮花
李樹生豆莢江西安遠縣馬鞍山頂巨石趨走下山報
至縣已走山麓官命燒醋沃之又槌碎不敢上聞是年
八月北京西直門有黑熊上城啣死一人傷一人又十
月京營開操中軍大旗曳之不起墜死引繩千戶十年
二月河南修武縣黑氣墜地化爲石聲如雷狀如羊首
雲南師宗州阿定鄉有一山蟠二十餘丈反移二十里
有大樹皆隨山而徙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雨聲且視舊
處皆爲平地宏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內閣劉健等
疏云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重軍器監火番經厰

火乾清宮西七所火而內官監與清寧宮之災更爲大異蓋孝宗朝火患亦最劇最後則十七年六月江西廬山如雷鳴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口無算又直隸崇明縣民顧孟文雄雞伏卵猴頭而人形身長四寸有尾活動而無聲尤爲怪極蓋未期而孝宗上賓矣按宏治間災異實累朝所無此天心仁愛示警聖明且其時上下同心遇災而懼以故無損太平之萬一云。宏治八年八月十六日望當月食不應至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當月食至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望又當月食凡三次至期皆不驗禮部請治欽天監

推算不明之罪上命宥之竊意是時中宮擅夕陽不敵陰日魄無能掩月未必推步者有悞也使其事在嘉靖中葉必舉朝稱賀獻賦頌者盈廷矣。又宏治十二年己未曲阜孔廟災柏樹被焚枝榦俱盡尤爲異變

正德龍異

正德七年六月山東招遠縣夜有赤龍懸空如火自西北轉東南盤旋而上時上在豹房遊戲晝夜不還大內十二年上始出宣府大同遊幸是年六月直隸山陽縣有九龍晝見俱黑色一龍吸水聲聞數里吸漁舟并舟中女子於空中復墜而無傷十三年八月雲南順寧府

瀾滄江龍鬪水湧百丈行人不能渡者七日時上在宜
府十四年五月上在喜峯口時直隸常熟縣俞墅村迅
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並下口吐火目如炬鱗
甲頭角俱見撤去民間房三百餘家吸舟二十餘艘并
舟人空中墜地有怖死者十四年初夏江西大雨鄱陽
湖漲小孤山亦沒不見水退死黑龍一蛟二十餘未幾
宸濠反被擒於鄱陽時上南征至金陵京口蓋六飛四
出人皆有魚服之憂次年漁于汜光湖上墜水得疾北
還實與前吸舟湧水事相應卽鄱陽之怪亦似關聖躬
寧庶人長鯨耳不足當此變也○正德十五年七月上

在南京時有物如猪頭其色正綠墮於上前又拘刷諸婦人之所皆有人頭懸掛滿壁時隨駕大學士梁儲等上疏切諫謂耳目所未見而不敢斥言不二月而上不豫僅得至京師而龍馭上賓矣意豕首及人頭皆屬錢寧江彬輩藁街之徵歟○又陸粲庚巳編云正德某年雲南騰越衛舉人汪誠家後圃夜半有龍見於八仙桌上頭角爪尾悉具其色如粉捫之鱗甲如刺以來觀者衆汪氏取狗血塗之乃滅

赤膏黑膏

正德八年二月有二火星隕於浙江之常山縣官舍中

大如鷲卵七月浙江龍泉縣有二赤彈自空中墮於縣
廨形大亦如鵝卵流入民居跳躍如鬪良久不見後四
日復墮二火塊燒官民房四十餘家有一青見於河間
民家二十人同死此赤青也先是正德七年六月黑青
見於河間順德及涿州夜出傷人有死者俄又見於京
師形赤黑色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有聲居民夜持
刁斗相警達旦不寐踰月始息既又見於河南封邱縣
其狀亦如之此黑青也時逆瑾雖除八黨正熾朝政日
批水火皆違其性故南北變異如此

雷震陵碑

嘉靖十七年改諡太宗曰成祖其時武定侯郭勛上言
宜盡礪舊字更書之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命錄
木書今稱加於舊碑之上蓋世宗雖以興獻帝之故改
文皇廟號而心仍有未安者耳今上三十二年雷震長
陵碑上命重建時內臣督工竣事敘薦閣部科道諸臣
皆用駢語如憲臣勛功臚列無異識者已駭其僭矣而
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世宗欲改刻成祖碑而未遑今
雷神奮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纘成祖德乘此
改立新碑此莫大之孝亦莫大之慶也上優旨允行夫
上蒼示警於祖陵正宜君臣修省反以爲瑞應形之章

奏比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說更悖矣而言路無一語
誚讓之異哉○嘉靖辛酉西苑萬壽宮災工部雷禮疏
言此宮係皇祖受命吉地王氣所鍾今天啓佑皇上鼎
新丕基宜及時營繕以承天眷上優詔答之命速備物
料興工自來容悅事君前後一轍如此

地震

嘉靖乙卯年關西地震河渭充溢韓苑洛王槐野諸名
公俱罹其禍人知之矣然嘉靖十五年蜀中之震亦奇
是年爲丙申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四川行都司附郭
建昌衛建昌前衛以至寧番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都

司與二衛公署二衛民居城墻一時皆倒壓死都指揮一人指揮二人千戶一人百戶一人鎮撫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太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其他軍民夷獠不可數計又徐都司父子書吏軍伴等百餘無一人得脫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俱若浮塊震至次月初六日猶未止○寧番衛東連越巂衛北至西天烏思藏其屬夷有名麻些者其俗喪葬不用棺槨將猪去腸帶毛用物壓扁名曰猪脹用綾緞布疋裹屍用柴燒化此等喪禮古今夷漢皆所未聞又建昌行都司所屬會川衛夷名撲斫者能夜變爲鬼盜人財物又掘新

墳屍呪使變魚形入市賣之以上夷俱四川上川南道
所轄去蜀省城不遠何以凶狠幻怪至此先大父曾備
兵其地知之最詳

又

南學憲陽谷軒陝西渭南人嘉靖癸丑庶常後爲南吏
部郎與先大父甲子同分畿試述其乙卯遭關中地震
云從地坼中出廬舍不必言卽山川移易見之紀載者
已不勝書如韓苑洛尙書王槐野祭酒被難者尤衆惟
南白云若有人呼之令起其太夫人亦瀕危無恙幼子
師仲尙在襁褓中聞空中喧云此下尙有大貴人忽提

出門外視之尙鼾睡也地裂深者至二三十丈然其中或有破沙鍋西瓜皮及敝衣壞器之屬無算豈真大地之下復有地耶師仲字子興當甲子歲尙未弱冠又三十年乙未成進士時吾鄉沈繼山司馬爲少司空與南厚善薦入爲庶常今洊歷坊局大貴之議正可踐也○時渭南民因地震行刦爲學憲父憲副修吉手斬二人而止

萬壽宮災

萬壽宮者文皇帝舊宮也世宗初名永壽宮自壬寅從大內移蹕此中已二十年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

五日辛亥夜火大作凡乘輿一切服御及先朝異寶盡付一炬相傳上是夕被酒與新幸宮姬尙美人者於貂帳中試小烟火延灼遂熾此後卽下詔雲南買諸寶石及紫石英屢進不當意仍責再買如命戶部尙書高曜求龍涎香經年僅得八兩蓋諸珍煨燼無一存者故索之急耳尙美人致火事未知果否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命拜未封宮御尙氏爲壽妃贈其父臣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而同封貴妃文氏乃從敬妃進封者其父止得指揮同知則恩禮輕重可知矣封妃之日距聖誕僅二日上春秋恰周一甲子蓋亟尊貴之以侑大慶

上觴云○曾聞一中貴云尙氏承恩時年僅十三至冊封如則已十八矣又聞伊王典模暴橫不法內結尙貴人爲援故撫按俱莫敢問後終以罪廢失國尙妃亦不能救

己亥山水大災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上以章聖太后崩改葬顯陵駕至趙州臨洛鎮二處行宮火發已逮治所司矣比至衛輝府夜四更火發於行殿內人及內侍多死法物寶玉俱燬聖躬亦幾不免逮扈行兵部堂官及河南撫按布按守巡俱下獄知府王聘等送都護軍門御押駕前導

示衆亦可謂異變矣是年六月浙江天目山崩一角出蛇數千衢嚴二府大水高二丈餘漂溺人民無算七月揚州大水漂沒鹽場數十處是日揚子江水陷下數十丈中流金山至露其脚如平陸蓋大風捲水而北也是年災變何多且怪如此然是春冊立莊敬太子時日下五色雲現中外懽呼大慶然莊敬終天瑞之不驗又如此

訛言火廟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時東草場火起京師人遂訛傳火焚宗廟遠近惶駭至暮大雨雹且風霆大震

咸謂災止草場今且熄矣夜分以後火忽從仁宗廟起延燒成廟及太廟各廟盡付煨燼惟新立睿宗廟獨存果應訛言真可異也按成廟舊號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稱祖而興獻帝新稱宗其主與成祖同入廟說者謂文皇帝神靈不豫使然或有云諸廟盡燬獨畱新廟成祖在天之靈不安於並祀因有此變訛言之發蓋神告之矣

玉芝非瑞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有白芝生於獻帝舊廟上大喜改其名玉芝宮歲時祭祀大小吉凶必告蓋兼太廟及奉

先殿之禮且又日上膳羞如南京孝陵故事其祭之繁
縟古來未有也甫踰年而世宗遂棄羣臣按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芝白爲喪而宋世張震爲成都安撫司其府
治柱礎忽生三白芝歲餘震卒於官蓋災而非瑞也是
時獻芝以千以百計者徧天下故廢廟亦產此物所謂
妖由人興也

雨血

北地冬春間每遇天際昏暗日曛曛無光謂之紅沙天
則邊圉必有爭戰及敗軍陷將之事都人相傳以爲占
驗自去年遼左大帥張成允敗沒遠近大震朝議起故

右都御史楊鎬於家今年選二月之廿二日四路出師
其上疏自敘方畧云某人率大兵若干從某路出云云
且自誇有成師而出盡敵而還之語蓋兵未授甲而敵
已盡知其情嚴備久矣其前一日未申間友人馬時良
太史邀飲途中遇雨沾衣履盡作血色比至馬齋中方
歎訝間天宇陡黑對面不辨急呼張燭則坊巷無賴已
乘暗剽掠衣物食味道上行入俱顛仆凡十餘刻天漸
明朗始滅燭把酒日圭尙未晡也不五日而喪敗報至
正遼左出師之日也時大帥劉綎欲待所部川兵盡至
方與交鋒而楊中丞欲速成李如柏大功一舉殲焉

妖言進士

今上戊申年內臣輩建西頂娘娘廟於內府內織染局時都中忽興進士之說一切男婦不論貴賤或車運或馬載以至豔婦處女亦坐兩人小輿懷中各抱一土袋以香楮隨其後入廟獻之久之始漸衰止又數年今上宮中忽作掠城之戲其法畫地爲八方令大璫輩以八寶投之自十兩至三兩能入者卽爲賞未幾戊午歲有遼東失陷撫順事次年己未春大敗喪地人以爲讖○按宋政和七年汴京修二郎廟俱云獻土或云納土競相擔負晝夜喧闐街陌充塞自春歷夏不休說者以爲

不祥徽宗始下詔禁之乃止不數年女真犯順

花石之禍

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蓋搜剔洞庭西山最後得此以爲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獻適聞汴京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利久置隙地後爲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太史病劇因仆之剗其一角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吳興董宗伯買之載歸過太湖船覆石沈乃百計取出則一石盤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石配之卽此石之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孫儀部力諫

以爲不宜畜此妖石適吳中徐岡卿漁浦來屢目而屬
意焉徐卽宗伯愛壻也轉以贈之徐復挈還吳方議豎
此峯而徐亦病旋歿矣此石至今臥其園榛莽中乃子
中翰君欲緒成前志終以懼禍未決也又嶺南從來無
牡丹卽移植者俱不作花相傳花則損主故相梁文康
公之孫紹纘攜歸種之盛花以爲奇瑞開宴會客未幾
不起故相張江陵擅國因內閣白蓮雙蒂者三江陵疏
賀上謙讓不受而手詔歸美張相德所致未數年張歿
被籍盡削諸恩典然則花石之異者類足招殃可弔不
可慶也○嘉靖庚申年南京振武營兵變殺戶部侍郎

黃光昇先數日黃之私第忽聚蜂數萬結巢簇擁自喜
以爲吉徵不崇朝而禍及萬歷辛卯年寧夏副總兵哮
拜有雀馴擾其肩不去詫謂旦夕登壇次年叛兵殺黨
中丞推拜父子爲主正去歲雀集之日也因決意作逆
以致夷滅蓋蜂雀孽禍不滅石花云

衣內出火

余觀張芳洲寧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
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火熒熒千點在
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
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寧

維楨

憲長於

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子知爲何祥余謾應曰此爲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於樓上年久火出潭潭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祥也

叛賊

再僭龍鳳年號

元末韓林兒起稱小明王改元龍鳳爲史所載久矣其時相去無幾又有襲其年號者陝西妖賊王金剛奴于

洪武初聚衆于沔縣西黑山等處以佛法惑衆後又與沔縣邵福等作亂其黨田九成者自號漢明皇帝改元龍鳳高福興稱彌勒佛金剛奴稱四天王後長興侯耿炳文討平之惟金剛奴未獲仍聚西黑山至永樂七年潛還本州始爲官軍所擒送京師伏誅此盜當開創之初乃敢嘯聚隴西積三朝四十餘年而始正法亦劇賊矣

四僭羅平國號

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至昭宗朝董昌據越州又稱羅平國改元天冊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廣州新會縣賊林桂方又僞號羅平
國改元曰延康蓋已三稱羅平矣至本朝永樂十七年
交趾東潮州安老縣妖僧范玉亦僭號羅平國紀元永
寧以賊萬善爲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以賊
吳忠爲入內行遣右尙書知軍國重事以陶成爲車騎
大將軍黎行爲司空諸賊尋爲總兵官豐城侯李彬等
所擒而玉終不獲○按是時正張英國三下南交之後
天威震疊而交人猶反覆若此則此方之狡狠可知矣
宣德間棄之未爲非策○後報范玉就擒亦僞

妖婦人

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關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歿上命使馳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慮削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旣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寶

劍寒兒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李白洲

李白洲

士實

江西人初登第與羅懿正

倫

李賓之

東陽

林見素

俊

楊邃庵

一清

李獻吉

夢陽

相善其才名亦相

埒敷歷中外官至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子一子官

賜馳驛歸且命有司續夫廩恩禮甚備居家十許年爲

寧庶人宸濠所刦遂從之反時年且八十餘被獲爲按

察使伍文定所撻創甚死獄中詔劉其屍妻妾俱沒官

使其早死數載則名列耆碩且更叨飾終之典矣此何

異喬琳之從朱泚夏貴劉整之降元所謂名德不昌遂

有期頤之壽也○李白洲預爲墓道托李獻吉爲生志
竟不及葬其中當時獻吉爲逆濠陽春書院記幾罹大
僇使其時更舉白洲誌文以訐者獻吉必不免矣○宸
濠之叛以士寶爲太師劉養正爲軍師蓋竊取太祖時
善長基二公同姓也然韓國以嫌賜死青田爲胡惟庸
所毒在當時已凶終矣

馬祖師

吾郡西北數十里聚落名烏鎮者嘉湖蘇三府交互之
地最爲奸宄淵藪嘉靖丁巳有妖人馬祖師寓居沈松
家以幻術惑衆有毛荃計中等爲之羽翼更相誑飾誘

脅愚民約以是秋九月之甲子日起兵取晉嘉興府會
有密告其奸者官司以兵捕之其黨有被擒者有授首
者惟馬妖樹青白二旗縱火肆掠官兵追及於南潯雙
林間衆皆殲獨馬祖師逸去時嘉禾兵備爲滄洲劉燾
有威望以拒倭著聲績亦遍蹤跡之不能得此等劇賊
幾與永樂中妖婦唐賽兒伯仲若宋李順遁去三十餘
年終被獲受誅眞不足數矣○烏鎮雖一區仕宦及富
人甚夥今上初鄉紳建議請于朝設一府同知專治其
地欽給關防得竟自發兵省直捕緝盜賊而奸終不止
徒供隸卒擾害良善毫無裨于地方也今事權日替同

知但坐府不復至其地與無官同又塘西鎮亦添設一通判督捕總之贅員也同知列銜湖州府通判杭州府○正德間四川賊首劉烈本名樂眉州人冒爲舉人匿保寧山中尋又他逃或傳由雲南入外番時川東賊藍五廖麻子等僭稱王號川陝中多竊名劉烈者因募能擒烈者賞銀二千兩至圖形以購之而真劉烈竟不知所在時總制爲兵部尙書洪鍾巡撫四川則右副都御史林俊云

武定府初叛

嘉靖六年冬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略尋甸府嵩明等

縣俱陷之七年三月武定府土舍鳳朝文反殺同知以下官吏刦奪府州印信舉兵與安銓合攻圍雲南省城是時安銓方熾朝文又起全滇震動會議舉才望大臣督兵討之詔以伍文定爲兵部尙書督四省土漢官兵戶部左侍郎梁材兼憲職持金三十萬備餉以行二臣皆一時選也鎮臣黔公沐紹勛初遣武臣往撫不從反見殺遂進兵二賊酋敗逃歸尋甸武定二府初朝文誑其部內謂土知府鳳詔母子已受天朝誅戮且將盡殺武定夷民人俱信之未幾鳳詔同其母自省城歸武定夷民震駭失措俱奉新詔降附朝文計窮絕普渡河遁

走官兵追敗之乃率親信數人取道霑益州欲走東川
至湯郎箐被大兵追及碎其尸安銓未知其死亡入東
川糾合芒部爲土舍祿信所執滇中遂平是役也始于
朝文助逆逼逐其主鳳詔至圍困會城與今上丁未年
阿克索印之變無異相去凡八十年終覆其宗祀蓋其
天性好亂非一日矣但伍司馬大兵未至而亂已平則
黔公之才亦非近日沐叡可及

武定府改流

雲南武定軍民府在唐爲姚州地名羅娑府元爲武定
路本朝洪武十六年會長地法叔

一名弄積

妻商勝者

倡義歸附太祖嘉之命爲土知府至正德間其孫名阿英者始改姓鳳傳至土知府鳳詔死無嗣其母瞿氏代襲旣久而老乃舉詔妻鳳索林自代已而悔之索林嗣事頗失事姑禮瞿氏恚怒收異姓兒名繼祖爲鳳氏後欲立之而廢索林旣不克乃具疏稱爲索林所囚令繼祖詣闕上之繼祖歸卽僞受朝命襲職逼奪府印索林挈印奔省城撫按恐生變諭索林歸視事仍聽繼祖與瞿氏居由是姑媳愈相猜有土總管鄭宏故尋甸土舍也索林以爲子用其計欲誅繼祖謀洩繼祖大發兵圍府且攻掠和曲祿勸等州縣索林復挈印奔省城與鄭

宏同處于是繼祖益肆朝議集土漢兵討之殺其弟繼英衆潰而繼祖遁去而武定民刦于積威不能安索林不敢復居府而他徙繼祖復入武定願獻銀千五百兩分四莊自贍永奉約束鎮巡官以聞世宗許之仍議立新城以居流官令鄭宏歸府復業繼祖聞而大怒執宏殺之以兵攻新城土官百戶李鼇等敗死僉事張澤督兵馳救亦被殺亡失士卒無算于是諸道及夷兵赴勦者俱集土官祿紹先女土官安素儀等與戰大破之先以捷聞會女土官鳳氏先班師抵家卽爲仇刺殺蓋繼祖爲之也穆宗命與棺殮銀三十兩川貴二省益大會

兵圍之繼祖棄新城攜鳳索林遁入四川會里州依東
川婦家阿科等既二省官軍與漢土兵盡會繼祖窮蹙
賊帥者先乃斬繼祖以降其黨姚安府同知高欽等亦
爲姚州土官高繼先擒以獻穆宗命貸欽死降襲姚安
府土經歷武定府遂改設流官知府云按宋淳熙間段
智興有國時以阿歷爲羅武部長其裔孫法瓦浸盛併
有鄰部自元迄今凡踞其地者四百餘年至是而失之
其禍起于瞿氏小忿謀立假子致尋干戈以致覆亡初
商勝以土婦效順太祖至賜敕獎諭其誥曰質維柔淑
志尙堅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

軍民府知府并賜朝服織金衣紗帽金帶至瞿氏亦以土婦基禍家國興亡係一女子可爲永鑒矣○正統二年雲南武定府又有女土官知府商智

武定三叛

鳳繼祖旣滅鳳索林者亦削籍安置雲南省城矣朝廷尙不欲絕鳳氏之後授鳳氏宗人思堯爲土經歷給以莊田百餘處思堯卽索林支屬也其父鳳歷者尙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寅撫諭之不聽遂聚眾自稱知府夜襲府城城中先有備不能入宗寅夜出兵斫其營賊潰追至

罵刺山擒歷以聞時隆慶三年也上命誅歷以國亨謀叛未發姑宥之

武定四叛

鳳歷既誅其餘孽走金沙江外心未嘗忘武定也雌伏者四十載至今上三十五年武定土酋阿克卽鳳克倚四川東川土知府祿氏爲穴始漸強盛乘巡撫都御史陳毓臺用賓之掎克夷漢俱不堪之用其謀主鄭舉策遂稱兵攻武定陷府城其鄉紳僕堯司等附之進圍雲南省城索府印時守備空虛城垂陷用賓乃與鎮守總兵沐勣及二司大吏左布政薛夢雷等謀之竟以印畀

阿克始歡躍辭去克本夷奴之下劣者旣得印自謂眞
爲知府且圖拓地遂并攻下府屬元謀祿勸等州縣并
取雲南府屬之嵩明州羅次富民祿豐等縣祿豐知縣
蘇夢楊死焉用賓乃大發兵進征生擒阿克盡復所失
州縣上功于朝言路始昌言攻用賓失城棄印之罪逮
繫入都論斬以至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遇祿勸知州黃
榜俱從極典後陳瘕死獄中武定凡四叛皆夷滅固夷
性使然然陳撫滇十六年實少善狀棄印失地固可罪
旋復地俘逆亦足稍贖一二陳之子斗昭者以父軍功
蔭錦衣世千戶爲北鎮撫理刑其父逮入詔獄尙呵殿

出入視事如故人咸以爲駭○阿克之祖改姓鳳氏久矣克稱兵日忽自改姓名曰鳥騰霄人咸怪之且臆之曰鳥何物而能騰霄耶是且立敗已而果然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向來白蓮無爲之教盛行如宋人所謂吃菜事魔者南北並起蓋不勝書惟稍涉時事展轉蔓延者姑記其略己丑年廣東始興縣人李圓朗者習先天演禽自云能剪紙爲人馬飛劍斬人頭有起死回生之術因結翁源人王子龍稱黃巢後裔祖遺金十二窖欲與人均用因以聚衆托云彌勒下生至龍南縣亦有從之者因肆焚

掠攻南雄府不下虔撫秦耀檄兵討捕擒斬于陣事已結矣至次年庚寅而兩廣督臣劉繼文因惠州異人王子龍能點化奇方索之不得詭稱此真王子龍逃逸未獲欲以叛臣法誅之爲知府孫光啟所特乃潛斃之獄孫棄官去劉事彰聞爲給事王德完論劾罷歸光啟從廢籍再起事始得白乃知妖妄固當誅滅卽九轉真丹亦徒足殺身但兩人同姓名同在一方一時並罹非命真天壤間怪事劉旣弄假成真失官歸家尋亦鬱死大抵燒煉一說高明士人溺之尤深往日王曇陽辭世以不信黃白男女爲第一戒真療狂格論曾見一二少年

躬親爐火被藥物之毒熏腹天歿安得見死水銀分毫也如王子龍遇真仙授仙術不幸橫死者萬中無一

妖人趙古元

庚子之冬江南傳聞淮沛間大盜起且如赤眉黃巾旦夕擾宇內旣而次第就擒則當事張皇太過耳時有趙古元者本名一平浙之山陰人慣習妖妄有麗水縣妖婦人王氏亦假佛號惑人傳派孫枝與義烏縣吏人陳天寵同志淫朋傳香浙東一路愚民皆爲所誑誘會王氏夫死一平構娶爲配造爲指南經等妖書令天寵等諸黨投散各省會以及兩京其事漸彰懼禍及乃走杭

州復聚衆逞妖爲誥盜者所誰何輒拒捕殺人竄走徐州改今名時稅監陳增橫于彭城諸無賴蜎集頗從古元習其教撫院李修吾偵得密遣健卒搜捕盡獲其徒黨李欲張大其功上捷于朝云古元造反窺伺神器乃又改其名曰趙趕朱意且將圖革命而徐州兵備郭光復又附會其說益侈言立擒大逆朝野之福時四明當國出任邱秉樞皆謂事小不足當封拜重典且古元禍首逸去未獲遂遲其賞未幾古元復亡命三輔至寶坻縣被獲械送都下訊驗具狀法司會讞用妖言律古元王氏陳天寵三人梟示餘或論斬遣戍有差是役也古

元正與楊應龍俱授首李中丞自負再安宗社功出播
州上而爲廟堂所排怏怏見詞色次年辛丑外計郭光
復坐浮躁降級以獲古元功得復原職獨不及中丞自
是中丞益不平與朝端如水火又六年而劉天緒事起
一時持論者遂立意挫抑之時中丞方擬入相諸參疏
攻孫司馬實代中丞洩憤也不知古元罪狀止此無可
加而李中丞極力描寫謂古元爲宋朝苗裔生有異姿
題詩見志僞帖總兵十萬約以二月二日八路齊起先
取淮陽次取徐州次取金陵燕都精兵十萬夾礮糧船
幫內其反狀甚真總皆風影之詞毫無證佐比近畿獲

古元則事在刑曹情狀畢現有識者益笑李說之誕而李亦咋舌退矣若天緒之僭帝號擅拜官且謀震驚陵寢戕害公卿逆謀顯著此豈可同日語哉操白簡者以意中所愛憎評議公罪而事變之大小刑賞之輕重概置不論矣

妖人劉天緒

萬歷三十四年之十月南中獲妖人劉天緒本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臨淮縣朱龍橋嘗奉無爲教主妄言近橋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卽脫骨成佛里民王宗張名吳鳳龍等皆信從之各署僞號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

星之名久之徒黨日衆至千餘人天緒遂懷不軌自稱
爲闢地定奪乾坤李王與南京寡婦岳氏姦通與宗等
約曰若等以十一月朔旦從我至神烈山拜天卽有蒙
氣上騰如無此氣卽吾無帝分至期宗等如言與天緒
登山升誌公說法臺拜天望氣無所見旣下山至朝陽
門外果見黑氣一道狀如天河自西北至于東南宗等
遂信爲真主相與定謀購造弓刀器械勇巾紅服天緒
又自號爲龍華帝主岳氏爲觀音僭封爲后岳氏子用
赭帛書封護國將軍又僞封王宗等十餘人爲國公侯
伯將軍指揮等官約于是月二十三日長至節乘百官

謁陵舉事會其黨操府家丁陳維岳張應登等懼事發禍及先期告變御史李雲鵠密捕盡獲之訊實以聞事下兵部方妖民事起南本兵孫鑛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南中十年九牧思亂者衆宜一大創之上意以爲然而署南刑部大老力欲輕之僅從妖言律置劉天緒一人于斬餘悉寬貸上不悅以逆狀甚顯豈得僅比妖言駁發北刑部審乃以徐州趙古元例上請天緒等二名剗尸餘五人坐斬而赦其餘猶用妖言律也時方議宜捷且告廟敘功于是南北科道孫居相曹于汴等齊起而攻孫鑛以及南職方郎劉宇指爲悖旨殃民貪功生

事上留中不下意蓋不直言者而孫本兵辨疏甚激上
乃傳旨欲重處言官以肅法紀賴輔臣力救得解于是
僅告廟宣捷而賞功之典一切報罷自此孫愈爲言路
側目至己酉冢宰之推遂用全力擯之尙指及前事劉
宇先亦降級調外矣時門戶之說盛興但問趨向異同
不問事理曲直自孫劉被論後一時當事者俱以詰奸
爲戒日事姑息妖黨蔓延充徧南北白蓮等教在在見
告致煩興師動衆滅而復起者數年人始有謂孫鑛劉
宇當日處分非過者終不敢訟言白之也

隨僉事

山東魚臺人隨府己丑進士官按察副使奪師之產爲師子屈瑤所奏上方冲年欲置重典賴其座主張蒲洲相公爲力奏云告訐不可長乃止從勘處後吾鄉陸五臺掌銓獨器愛之從廢籍起知州超爲寧夏河西道僉事黨石被戕隨幸免禍爲唘承恩諸賊刼以爲謀主遂執偏裨之禮後事平論罪從永戍議者猶以爲漏網又有寧夏鄉紳穆通政名來輔以奉命閱視暫歸亦爲叛率用與隨同戍隨爲鄉論所薄上以其悖本亦深恨之不知何以見知于陸然因見知而得重譴倚伏自有不可知者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胆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秤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甚急又爲仇隣訐其窩盜遂決計謀反至殺都督何洪綿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婦人行刦


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譚

名母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于馬上用長鎗置一豆于地馳騎過之下一鎗則剖爲二再馳再下則擘爲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鬪必爲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人稍不當意卽手刃之有一徽人王了塵者善用鐵鞭聞此婦絕藝拚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仗講解畱以爲夫有嫪毒之能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兵漸謀取之恐并入網遂潛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選鋒軍往捕此婦馳出城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爲所殺然諸軍愈盛其從騎

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于市

發塚

塚墓被發卽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爲盜朶頤如王荆公清苦料無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監石巖者營治壽穴苦乏大磚或獻言云近處古塚磚奇大遂拆以充用視其碣乃介甫也則薄葬亦受禍矣又正德九年揚州府海門縣城東有古墓見發視其題乃駱賓王墓啟棺見一人儀貌如生須臾卽滅蓋英爽未散也則義士亦受禍矣順德府邢臺縣有元劉秉恕墓嘉靖初被發不知主名視其識記云發塚者李淮也官司

捕得其人正罪秉恕卽秉忠弟蓋精于術數者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發之乃古無鹽后陵寢其中珍異最多俱未名之寶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爲殉其尸得寶玉之氣尙未銷以上俱本朝近事故記之遠者不及詳矣又數年前吾邑沈純甫司馬避湖州彼中發一墓碑記云梁昭明太子妃沈約女也尙生能言云我鍊形已滿飛舉在邇愼勿見傷盜不聽斬其一指血縷縷出遂死其棺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沈得其冠簪一枝長數寸而古作紺碧色出以示余○按史昭明傳及沈約傳俱無沈女爲妃事乃知傳紀失載多矣○陶隱居

墓宋元祐中亦爲內侍羅淳一所發豈神仙亦難逃定業耶

野獲編卷二十九終